

# 乐道院集中营

音乐剧

(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

◎马道远



乐道院全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巩建国 摄

**编者按** 2021年2月3日，潍坊获得“国际和平城市”称号，这与乐道院集中营旧址的存在密切相关。乐道院集中营是侵华日军设立的关押盟国侨民的集中营，因地处山东潍县，又被称作山东集中营或者潍县集中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押在乐道院集中营的盟国侨民超过2000人，其中不乏对当时以及对后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2001年9月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自2002年起国际和平日为9月21日。今天，本报推出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马道远根据其长篇小说《乐道院集中营》改编的同名音乐剧，借以表达潍坊人对和平的珍爱。

**时间:**1944年初春  
**地点:**山东省潍县  
**人物:**  
1.索菲娅，美国人，女，囚徒，20多岁  
2.高桥兵卫，日本人，男，集中营警备司令，30多岁  
3.维朗妮卡，美国人，女，囚徒，20多岁  
4.多米尼克，英国人，男，囚徒，20多岁  
5.里夫斯，美国人，男，囚徒，集中营自治委员会主席，70多岁  
6.秋原丰正，日本人，男，集中营警备司令部英文翻译，30多岁  
7.伊莎贝拉，英国人，女，囚徒，20多岁

## 第一幕

**时间:**夜晚  
**地点:**集中营内部靠近围墙的小树林  
【一钩残月悬挂在树梢  
【树枝上残留着几片树叶  
【一道加装了电网的围墙  
【一条铺满落叶的小路  
男性场外音：  
在那个寒冷的漆黑的夜晚，日本人，魔鬼般的日本人，闯入了我们的家园。从我们的手里，从我们的怀抱里，把我们的亲人投入死亡的深渊。  
【幕启  
【里夫斯和伊莎贝拉背对观众站立在小路上  
女性场外音：  
同胞们，不愿意做奴隶的同胞们，在残暴的日本人面前，除了抗争，我们还能怎么办？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为了作为中国人的尊严，除了这一腔热血，我们还能把什么奉献？  
【枪声  
【场外音消失  
【里夫斯和伊莎贝拉相继转过身，面向观众站立着  
里夫斯：  
关押我们的乐道院，是广文大学的诞生地。作为曾经的校长，我像熟悉自己的身体一样熟悉这里。这里的一草一木，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这里的一砖一瓦，全部堆积在我的心里。朗朗的读书声听不到了，甜甜的欢笑声听不到了，倒是清脆的枪声，时常回响在耳畔。不仅中国人在地狱里煎熬，我们这些西方人也看到了死神的鬼脸。可是，可是，乐道院原本是供奉着上帝的圣地呀，是天堂呀。  
【里夫斯咳嗽了几声  
伊莎贝拉：  
日本人是天生的魔鬼艺术家，枪声是他们最热爱的音乐，鲜血流动着他们最迷恋的色彩。  
里夫斯：  
乐道院原先的大门还在，只是已经不能随便出入；乐道院原先的围墙还在，只是已经增设了电网。  
伊莎贝拉：  
我的青春和生命难道要消耗在这狭窄的集中营？难道我就不能像鸟儿一样生出翅膀，飞出这窒息自由的高墙？  
【电网上出现火花  
【猫的惨叫  
【里夫斯的身体略微一颤  
里夫斯：  
跟索菲娅在一起，尽量不要提及高桥兵卫。连生命都会随时失去的人们，尊严像瓷器一样易碎。  
【里夫斯慢慢地离开伊莎贝拉  
伊莎贝拉：  
里夫斯先生……  
【里夫斯摇了摇头  
里夫斯：  
秋原丰正跟我约定的时间已到，他说他有个哲学问题向我请教。除了施暴，他竟然对学问有着特别的爱好。

【里夫斯从舞台左侧下  
【索菲娅从舞台上侧上  
索菲娅：  
又一只野猫被电死了，又一条生命获得了永恒的自由。  
【伊莎贝拉一楞  
伊莎贝拉：  
自由，多么普通的字眼，如今想到它，竟然满腹辛酸。鸟儿失去了自由，天空弥漫着绝望，鱼儿失去了自由，海水荡漾着悲凉。人类失去了自由，人类失去了自由……  
【伊莎贝拉靠近索菲娅  
伊莎贝拉：  
索菲娅……  
【索菲娅呆呆地望着悬挂在树梢的残月  
索菲娅：  
一钩残月悬挂在树梢，夜色已深，没有丝毫声响。囚徒们都大睁着眼睛，计算着剩余的日子，遥望着久违的故乡。从美国来到中国，我带着憧憬，怀揣梦想。长城的风霜，长江的波涛，吹到脸上，溅到身上，留下的，全是美好。往事不堪回首，未来又不敢展望。生活在集中营的囚徒，还有未来吗？还有未来吗？  
【维朗妮卡和多米尼克的身影出现在小路右侧的小树林里  
【多米尼克围着一条宝蓝色围巾  
索菲娅：  
维朗妮卡和多米尼克？  
【伊莎贝拉拽着索菲娅从左侧下  
【多米尼克和维朗妮卡慢慢地靠近围墙  
【整齐的脚步声  
【多米尼克和维朗妮卡迅速离开围墙，站在索菲娅和伊莎贝拉刚才站立的地方  
【一队日本军人从舞台右侧沿着围墙走向舞台左侧，随后消失  
【脚步声越来越远  
【多米尼克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围巾  
多米尼克：  
每天晚上，电网都要停电检修。十五分钟的停电时间，对于翻越围墙，已经足够。这里处在监视台的中间地带，又有树木遮掩，如果越狱，是最好的地点。  
维朗妮卡：  
可是，我们真的能逃出去吗？如果被日本人发现，我们将面临死亡的危险。  
多米尼克：  
自从被日本人关进乐道院，我的灵魂仿佛就离开了躯体。整天面对铮铮作响的电网，我的心鼓胀着对自由的希冀，不自由，毋宁死。裴多菲的诗句经常在我的耳边响起。你不会是怕了吧？你不会是怕了吧？  
维朗妮卡：  
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我什么都不怕！  
【多米尼克拽着维朗妮卡的左手再次来到围墙下面，向墙外张望着，随后下  
【索菲娅和伊莎贝拉从左侧回到舞台，面面相觑  
索菲娅：  
越狱，这英雄的行为，竟然要发生在他们身上。前些日子，维朗妮卡经常独自离开囚室，我以为她只是陷入了情网。看到他们甜蜜的身影，我半是祝福半是忧伤。  
伊莎贝拉：  
因为收获了爱情，维朗妮卡的青春，在囚室里也闪耀着光彩。面对维朗妮卡羞红的笑脸，我常常想到娇艳的荷花，想到清雅的水仙。  
【索菲娅叹息了一声  
索菲娅：  
我也曾整夜无眠，我也曾将爱情企盼。我做梦都想不到，还没呼吸到爱情的芬芳，就被日本人关进了高墙。从北平到天津再到潍县，我经过的路上，热泪和鲜血，河水般荡漾。我读过许多赞美爱情的诗作，诗人们的向往，也是我的向往。可怜的是，在牢应品味爱情的年龄，我却成了陷入狼窝的羔羊。  
【索菲娅摇了摇头  
【秋原丰正右手撑着手杖，低着头从舞台左侧一瘸一拐地走上舞台  
秋原丰正：  
像里夫斯这样的学者，竟然关进了集中营，实在令人叹息。每次见到他，我都会想到大学校园，想到慈祥的导师。  
【秋原丰正看到索菲娅和伊莎贝拉，又一瘸一拐地走到她们身边  
秋原丰正：  
虽然已是初春了，天气依然很凉。这么晚了，你们为何在这里黯然神伤？跟你们一样，我的未来同样陷入了迷茫。  
【索菲娅一楞  
索菲娅：  
你……我们？  
秋原丰正：  
我曾经是潍县宣抚班的班长，我的右腿是被八路军打伤。那时候，八路军的力量还很弱小，如今已经兵强马壮。  
索菲娅：  
你是说……  
秋原丰正：  
战争进行到今天，大日本帝国已经没有获胜的希望。不过，你们的命运依然掌控在我们日本人手上。  
【秋原丰正往索菲娅身边靠了靠  
秋原丰正：  
高桥少佐依然是集中营警备司令部司令，他对你的爱是热烈的，犹

如普照大地的阳光。快快回到他的怀抱吧，何须犹豫？何必彷徨？  
【索菲娅迅速离开秋原丰正，回到伊莎贝拉身边  
【脚步声越来越远  
【多米尼克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围巾  
多米尼克：  
每天晚上，电网都要停电检修。十五分钟的停电时间，对于翻越围墙，已经足够。这里处在监视台的中间地带，又有树木遮掩，如果越狱，是最好的地点。  
维朗妮卡：  
可是，我们真的能逃出去吗？如果被日本人发现，我们将面临死亡的危险。  
多米尼克：  
自从被日本人关进乐道院，我的灵魂仿佛就离开了躯体。整天面对铮铮作响的电网，我的心鼓胀着对自由的希冀，不自由，毋宁死。裴多菲的诗句经常在我的耳边响起。你不会是怕了吧？你不会是怕了吧？  
维朗妮卡：  
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我什么都不怕！  
【多米尼克拽着维朗妮卡的左手再次来到围墙下面，向墙外张望着，随后下  
【索菲娅和伊莎贝拉从左侧回到舞台，面面相觑  
索菲娅：  
越狱，这英雄的行为，竟然要发生在他们身上。前些日子，维朗妮卡经常独自离开囚室，我以为她只是陷入了情网。看到他们甜蜜的身影，我半是祝福半是忧伤。  
伊莎贝拉：  
因为收获了爱情，维朗妮卡的青春，在囚室里也闪耀着光彩。面对维朗妮卡羞红的笑脸，我常常想到娇艳的荷花，想到清雅的水仙。  
【索菲娅叹息了一声  
索菲娅：  
我也曾整夜无眠，我也曾将爱情企盼。我做梦都想不到，还没呼吸到爱情的芬芳，就被日本人关进了高墙。从北平到天津再到潍县，我经过的路上，热泪和鲜血，河水般荡漾。我读过许多赞美爱情的诗作，诗人们的向往，也是我的向往。可怜的是，在牢应品味爱情的年龄，我却成了陷入狼窝的羔羊。  
【索菲娅摇了摇头  
【秋原丰正右手撑着手杖，低着头从舞台左侧一瘸一拐地走上舞台  
秋原丰正：  
像里夫斯这样的学者，竟然关进了集中营，实在令人叹息。每次见到他，我都会想到大学校园，想到慈祥的导师。  
【秋原丰正看到索菲娅和伊莎贝拉，又一瘸一拐地走到她们身边  
秋原丰正：  
虽然已是初春了，天气依然很凉。这么晚了，你们为何在这里黯然神伤？跟你们一样，我的未来同样陷入了迷茫。  
【索菲娅一楞  
索菲娅：  
你……我们？  
秋原丰正：  
我曾经是潍县宣抚班的班长，我的右腿是被八路军打伤。那时候，八路军的力量还很弱小，如今已经兵强马壮。  
索菲娅：  
你是说……  
秋原丰正：  
战争进行到今天，大日本帝国已经没有获胜的希望。不过，你们的命运依然掌控在我们日本人手上。  
【秋原丰正往索菲娅身边靠了靠  
秋原丰正：  
高桥少佐依然是集中营警备司令部司令，他对你的爱是热烈的，犹

## 第二幕

**时间:**距离第一幕仅仅几天  
**地点:**集中营警备司令办公室  
【舞台右侧有一张办公桌，舞台正中有一张长沙发和一张茶几，正中偏右处有一扇连通走廊的房门  
【舞台左侧有一扇连通卧室的房门  
【高桥兵卫坐在办公桌前，呆呆地注视着办公桌上的一份文件。他轻轻拿起，又轻轻放下  
【高桥兵卫站起身，围绕办公桌转了一圈，但目光一直盯着办公桌上的文件  
【轻轻的敲门声  
【高桥兵卫略一踌躇，打开房门  
【索菲娅走到高桥兵卫面前  
【高桥兵卫张开双臂抱住索菲娅  
高桥兵卫：  
你已经六天没来这里了，我的心里犹如凝结了厚厚的冰霜。你不可能不知道我对你的爱恋，你不可能不知道我焦灼的渴望。  
【索菲娅慢慢挣脱高桥兵卫  
索菲娅：  
一名刽子手施舍的爱情，难道也值得珍藏？  
【高桥兵卫拉着索菲娅的手坐在面对观众的长沙发上，并将茶几上的一个杯子里倒进开水  
高桥兵卫：  
你曾经品尝过的咖啡，除了你，再也没有他人品尝。  
【索菲娅低下头，双手合十抵住下颌  
索菲娅：  
集中营里到处弥漫着死亡气息，我越来越难以接受咱们之间，这种近乎苟合的交往。而且，而且，是你在咖啡里添加了迷魂药，我才躺到了你的床上……  
高桥兵卫：  
不要抱怨我，不要怀疑我，第一次见面，你就吸引了我的目光。战争期间，一切都草率，慌张，我那表达爱的方式，希望你能体谅。我不知道大日本帝国为什么要发动战争。但作为军人，我知道我已经走在通往死亡的路上。我的好几位军校同学，已经在命丧战场。为了天皇陛下慷慨赴死，自然无上荣光，但我对生命依然留恋，对爱情并未绝望。  
【高桥兵卫嗅了嗅索菲娅的头发  
高桥兵卫：  
先到浴室洗洗澡吧，你身上又有异味了。  
【索菲娅走进卧室，闭合房门  
【高桥兵卫走到办公桌旁边，左手按着办公桌，凝视着办公桌上的文件  
【哗哗的水声  
高桥兵卫：  
听到浴室里哗哗的水声，我再次想到了我在中国的处境。按照索菲娅的说法，我是刽子手，无数的中国人因为我丧生。可是作为日本人，除了杀戮，我不可能有其他选项。倒是索菲娅，常常让我感受到人性的光芒。她的笑靥时隐时现，犹如夜空中美丽的弯月，她的话语温柔缠绵，犹如……  
【枪响骤然响起  
【高桥兵卫走到舞台中央谛听着  
【枪声没再响起，只有水声还在哗哗地响着  
【电话铃声  
【高桥兵卫抓起话筒  
高桥兵卫：  
什么？你说什么？什么？你说

什么？  
【高桥兵卫放下话筒，在舞台中央踱了几步，走到卧室门前敲了敲门  
【水声消失了  
索菲娅的声音：  
马上就洗完了，你总是这么着急。  
高桥兵卫：  
我不是着急，而是临时有事，需要暂时离开你。  
【索菲娅再说什么，卧室里又响起哗哗的水声  
【高桥兵卫迈出连通走廊的房门，随手带上房门  
【远处传来起起伏伏的报数声  
【舞台刚刚回归沉寂，索菲娅走出了卧室。她一边用毛巾擦着头发，一边坐到长沙发上。  
【索菲娅端起杯子，慢慢地喝光里面的咖啡，攥着毛巾走到办公桌旁，愣住了  
【索菲娅将毛巾扔到办公桌上，拿起办公桌上的文件  
索菲娅：  
美军攻入了马绍尔群岛，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外围防线被突破？  
【索菲娅离开办公桌，走到舞台中央  
索菲娅：  
这消息，犹如夏日里掠过河面的清风，这消息，俨然长夜里逐渐透出的微明，这消息，浸透了太多的苦涩，这消息，包含着无限的欢乐。自从成了日本人的囚徒，自从来到曾经供奉着上帝的乐道院，我的生命就像暴雨击打过的花蕾，尚未绽放，便已凋落。  
【杂沓的脚步声响过，连通走廊的房门大开  
【捆绑着双手的多米尼克被推进房门，脖颈上的宝蓝色围巾落到地上  
【索菲娅极度恐惧，她从办公桌上抓起毛巾，跑进卧室  
【捆绑着双手的维朗妮卡从连通走廊的房门走上舞台  
【几名持枪的日本军人从连通走廊的房门走上舞台  
【高桥兵卫从连通走廊的房门走上舞台  
【高桥兵卫从地上捡起围巾围到多米尼克脖颈上  
高桥兵卫：  
竟然利用短短的停电时间越狱，你们实在费尽心机。越狱地点选在监视台的中间地带，又有高大的树木遮蔽，你们的目光的确锐利。  
【高桥兵卫坐到办公桌前，翻过办公桌上的战报  
【多米尼克被推到高桥兵卫对面  
【高桥兵卫直视着多米尼克  
高桥兵卫：  
为什么要越狱？  
多米尼克：  
因为无法忍受失去自由的生活。  
高桥兵卫：  
你们难道不知道越狱的后果？  
多米尼克：  
当然知道，要么自由，要么死亡。  
【高桥兵卫依靠在椅背上，目光转向维朗妮卡  
【维朗妮卡被带到多米尼克身边  
高桥兵卫：  
答应你们的人是谁？他们在哪  
里答应你们？  
【维朗妮卡一楞  
维朗妮卡：  
答应我们？  
高桥兵卫：  
答应你们的人是谁？  
多米尼克：  
上帝，只有仁慈的上帝。  
高桥兵卫：  
如果没有人接应，你们怎么敢贸然越狱？  
多米尼克：  
刚才已经告诉你了，我们再也无法忍受这地狱般的煎熬。  
【高桥兵卫站起身，双手按着桌面，注视着多米尼克和维朗妮卡  
高桥兵卫：  
既然你们已经有了向死的决心，我只好成全你们。  
【高桥兵卫抬起右手，由内向外摆了一下  
【多米尼克、维朗妮卡以及押解他们的日本军人从连通走廊的房门走下舞台，舞台上仅剩高桥兵卫一人  
【高桥兵卫将办公桌上的战报拿在手里，随后又放下。他走到长沙发前，望着茶几上的咖啡杯  
高桥兵卫：  
越狱者，自然要被处死，可是他们俩的爱情，还是令我叹息。在环绕着电网的集中营，爱情竟然也能鲜花般绽放，这不能不是奇迹。想到爱情，我也禁不住颤栗。  
【高桥兵卫瞥了一眼卧室  
高桥兵卫：  
我经常摘录赞美爱情的诗句，从莎士比亚的书中，从夏目漱石的书中，甚至从拜伦和雪莱的书中。爱情是春日里汩汩流淌的溪水，爱情是夏日里突然爆发的山洪，爱情是秋日里拒绝凋落的黄叶，爱情是冬日里迎风绽放的雪花。  
【高桥兵卫再次瞥了一眼卧室  
集中营里最美丽的女子，就在我的卧室。我们同床共枕，已经不止一次。有时候，她也有些羞涩，有时候，她也脉脉含情，更多的时候，是冷漠。

【卧室门悄悄开启，索菲娅走上舞台。高桥兵卫迅速上前，将索菲娅揽在怀里  
索菲娅：  
你刚才的谈话，我都听到了。你真的要处死他们？  
高桥兵卫：  
电网每晚都要停电检修，他们竟然利用停电时间翻越了围墙。他们没想到围墙外面还有报警装置……  
索菲娅：  
难道你真的要处死他们？  
高桥兵卫：  
集中营有集中营的规矩。  
【索菲娅的身体摇晃了一下。她挣脱高桥兵卫，坐在长沙发上  
【高桥兵卫向着索菲娅走了几步  
索菲娅：  
他们来到中国，仅仅是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谁也想不到会成为你们日本人的囚徒。乐道院原本是供奉着上帝的圣地，是天堂，你们日本人却将天堂变成了地狱……  
【索菲娅摇了摇头  
【高桥兵卫重新泡了一杯咖啡，放在索菲娅面前  
【索菲娅站起身，望着茶几上的咖啡杯  
维朗妮卡：  
你们日本人不可能永远陶醉在咖啡的氤氲里，美军不是已经攻入马绍尔群岛了吗？  
【高桥兵卫一楞  
高桥兵卫：  
你……你看过办公桌上的战报了吗？  
【索菲娅盯着高桥兵卫的眼睛，神情僵硬  
【高桥兵卫将索菲娅揽在怀里  
高桥兵卫：  
大日本帝国已经成了强弩之末，用不了多久，你就能体味到胜利者的愉悦。假如你回到了美国，是否

还会想到在中国山东，在胶济铁路中段，有个叫潍县的古老城市？  
索菲娅：  
当然会的。  
高桥兵卫：  
仅仅因为这里有座集中营？  
索菲娅：  
不，不不，还有你。  
【第二幕  
时间：第二幕的第二天  
地点：集中营内部靠近围墙的小树林  
【树枝上的树叶全部掉光了  
【一道加装了电网的围墙  
【一条铺满落叶的小路  
【舞台正面和左右两侧站有持枪的日本军人，舞台偏左处有衣衫槛楼的囚徒，其中有索菲娅，伊莎贝拉和里夫斯  
【维朗妮卡、多米尼克被从右侧押上舞台，站在舞台偏右处  
囚徒甲：  
我是美国人，  
囚徒乙：  
我是法国人，  
囚徒丙：  
我是英国人，  
囚徒丁：  
我是苏联人，  
众囚徒：  
我们都是日本人的囚徒。  
囚徒甲：  
我来自天津，  
囚徒乙：  
我来自北平，  
囚徒丙：  
我来自烟台，  
囚徒丁：  
我来自青岛，  
众囚徒：  
我们都在乐道院忍受着无尽的痛苦。  
维朗妮卡：  
从墙内到墙外，再从墙外到墙内，过去的一切简直是一场梦。  
多米尼克：  
比梦要好。虽然失败了，我们毕竟进行过抗争。  
【秋原丰正、高桥兵卫从左侧走上舞台  
【秋原丰正对着高桥兵卫点了点头  
秋原丰正：  
让诸位长时间沐浴着初春的寒风，实在不是我们的心愿。这两位年轻人的生命已经临近终点，仁慈善良的大日本皇军和公正无私的上帝，怎能被欺凌、被欺骗？  
【囚徒们一阵骚动  
【多米尼克被推到靠近小路的一棵白杨树下，他恋恋不舍地环顾着四周的一切，目光在维朗妮卡脸上停留了片刻  
【多米尼克用围巾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多米尼克：  
这个世界充满了阴谋，充满了仇杀，在看不到任何希望的集中营，爱情却像是扑不灭的火焰，给我光明，给我温暖。遗憾的是，遗憾的是……  
【多米尼克举起右手对着维朗妮卡摆了摆  
【维朗妮卡的身体再次颤抖了一下，她向着多米尼克跑了几步，被日本军人拦住了  
维朗妮卡：  
我没想到，没想到，我的生命会在乐道院终结。我没想到，没想到，仁慈善良的大日本皇军，竟然豺狼般肆虐。幸运的是，幸运的是，多米尼克陪我度过了最后的岁月。幸运的是，幸运的是，我在生命的尽头，竟然亲吻了爱情的花朵。  
【维朗妮卡对着多米尼克举起双手  
维朗妮卡：  
我们就要永远留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了，我们的灵魂是否还能找到回家的路？  
多米尼克：  
整个世界都已满目创伤，我们的灵魂，恐怕只能四处游荡。  
【秋原丰正走到维朗妮卡和多米尼克之间  
秋原丰正：  
人真的有灵魂吗？无数个孤寂的夜晚，我经常披衣起坐数寒星，我也是年轻人，我的胸中也涌动着激情。因为战争，因为军人的使命，我来到了潍县，来到了乐道院集中营。许多战友死在八路军枪下，殉国了，无比英勇。那些前仆后继的八路军官兵，同样让我肃然起敬。关押在乐道院集中营的囚徒们，他们有什么罪？为什么要结束他们的生命？  
众囚徒：  
他们有什么罪？为什么要结束他们的生命？  
【高桥兵卫走到多米尼克身边  
高桥兵卫：  
不要憎恨我，要憎恨你只能憎恨无法把握的命运。战争为什么会爆发？你和我为什么要来到中国？  
【寒风骤然而起，多米尼克的围

巾飘了起来  
【颤栗的囚徒  
【多米尼克挺直身子  
多米尼克：  
不要演戏了，不要假惺惺。你听，这咆哮的寒风，是中国人无法压抑的怒吼，是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共同的心声。不要以为为枪炮可以征服世界，我告诉你们，你们的疯狂将葬送你们的未来！  
【高桥兵卫举起右手向前摆了一下  
【两名日本军人同时端起枪  
【维朗妮卡挣扎着向前，随后被另外两名日本军人拽住了  
【枪声响起，多米尼克缓缓倒下  
【维朗妮卡摆脱拽着自己的日本军人，走到多米尼克的尸体旁。她俯视着多米尼克的尸体，缓缓抬起头  
维朗妮卡：  
我留恋生命，我惧怕死亡，我热爱娇嫩的小草，我热爱蓬勃的海浪。谛听着射杀多米尼克的枪声，俯视着多米尼克的尸体，对于死亡，我竟然亲切得难以名状。  
【维朗妮卡仰望着天空，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  
维朗妮卡：  
同样清脆的枪声，快快响起吧，快快响起吧。我仿佛看到了多米尼克家乡的教堂，我仿佛看到了多米尼克站在教堂前的身影。多米尼克早就想牵着我的手步入教堂的呀，可是，可是，教堂的钟声不可能为我们响起了，已经响起的，和即将响起的，只有日本人的枪声。  
【索菲娅的哭泣声  
【射杀多米尼克的两名日本军人再次端起枪  
索菲娅：  
维朗妮卡，维朗妮卡……  
伊莎贝拉：  
维朗妮卡，维朗妮卡……  
众囚徒：  
维朗妮卡，维朗妮卡……  
里夫斯：  
慢！慢慢！  
【里夫斯快步走到维朗妮卡面前，面对指向维朗妮卡的枪口  
里夫斯：  
太残忍了！仁慈善良的大日本皇军，何必这样对待一位孤苦伶仃的女性？如果能让她继续留在人间，作为集中营自治委员会主席，我可以保证越狱事件不再发生。如果再有人越狱，我甘愿首先接受惩罚，直至献出生命！  
【秋原丰正走到高桥兵卫身边，跟高桥兵卫低语着  
【高桥兵卫对着四周的日本军人摆了摆手，从里夫斯面前走下舞台  
【秋原丰正走下舞台  
【日本军人全部走下舞台  
【大多数囚徒聚集到多米尼克的尸体四周，舞台中央只留下了里夫斯  
【伊莎贝拉走到里夫斯身边  
伊莎贝拉：  
里夫斯先生……  
【里夫斯点点头，缓缓地走下舞台  
【索菲娅走到伊莎贝拉身边，攥着伊莎贝拉的手慢慢转过身，望着聚集在多米尼克尸体四周的囚徒  
囚徒甲：  
璀璨的生命之花就这样凋落了，  
囚徒乙：  
日本人的枪声犹如地狱的回声。  
囚徒丙：  
他再也回不到母亲的身边了，  
囚徒丁：  
难道日本人都忘记了母亲殷切盼望儿子的眼睛？  
【维朗妮卡离开多米尼克的尸体回到舞厅中央  
维朗妮卡：  
他，他永远不会醒来了，我竟然还留在人间。他永远不会做梦了，我的梦里少不了凄凄惨惨。我和他相继来到中国，有着共同的心愿。  
【维朗妮卡再次回到多米尼克的尸体旁边  
维朗妮卡：  
他说，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度，他渴望在中国工作，在中国生活，在中国长眠。在中国长眠，他也做到了，日本人帮他做到的。  
【维朗妮卡慢慢地跪在多米尼克的尸体旁，啜泣着  
【索菲娅和伊莎贝拉走到维朗妮卡身边，搀扶起维朗妮卡  
维朗妮卡：  
他的心脏已经不再跳动，他的身体已经僵硬，那些让人焦灼的期盼，那些令人心跳的缠绵，仿佛就在昨天。日本人，豺狼般的日本人，为什么要让我继续留在人间？难道是我背负爱情的十字架，直至生命的暮年？上帝啊，上帝啊，什么刑罚比这更凶残？上帝啊，上帝啊，什么刑罚比这更凶残！  
(下转8版)

【索菲娅的哭泣声  
【射杀多米尼克的两名日本军人再次端起枪  
索菲娅：  
维朗妮卡，维朗妮卡……  
伊莎贝拉：  
维朗妮卡，维朗妮卡……  
众囚徒：  
维朗妮卡，维朗妮卡……  
里夫斯：  
慢！慢慢！  
【里夫斯快步走到维朗妮卡面前，面对指向维朗妮卡的枪口  
里夫斯：  
太残忍了！仁慈善良的大日本皇军，何必这样对待一位孤苦伶仃的女性？如果能让她继续留在人间，作为集中营自治委员会主席，我可以保证越狱事件不再发生。如果再有人越狱，我甘愿首先接受惩罚，直至献出生命！  
【秋原丰正走到高桥兵卫身边，跟高桥兵卫低语着  
【高桥兵卫对着四周的日本军人摆了摆手，从里夫斯面前走下舞台  
【秋原丰正走下舞台  
【日本军人全部走下舞台  
【大多数囚徒聚集到多米尼克的尸体四周，舞台中央只留下了里夫斯  
【伊莎贝拉走到里夫斯身边  
伊莎贝拉：  
里夫斯先生……  
【里夫斯点点头，缓缓地走下舞台  
【索菲娅走到伊莎贝拉身边，攥着伊莎贝拉的手慢慢转过身，望着聚集在多米尼克尸体四周的囚徒  
囚徒甲：  
璀璨的生命之花就这样凋落了，  
囚徒乙：  
日本人的枪声犹如地狱的回声。  
囚徒丙：  
他再也回不到母亲的身边了，  
囚徒丁：  
难道日本人都忘记了母亲殷切盼望儿子的眼睛？  
【维朗妮卡离开多米尼克的尸体回到舞厅中央  
维朗妮卡：  
他，他永远不会醒来了，我竟然还留在人间。他永远不会做梦了，我的梦里少不了凄凄惨惨。我和他相继来到中国，有着共同的心愿。  
【维朗妮卡再次回到多米尼克的尸体旁边  
维朗妮卡：  
他说，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度，他渴望在中国工作，在中国生活，在中国长眠。在中国长眠，他也做到了，日本人帮他做到的。  
【维朗妮卡慢慢地跪在多米尼克的尸体旁，啜泣着  
【索菲娅和伊莎贝拉走到维朗妮卡身边，搀扶起维朗妮卡  
维朗妮卡：  
他的心脏已经不再跳动，他的身体已经僵硬，那些让人焦灼的期盼，那些令人心跳的缠绵，仿佛就在昨天。日本人，豺狼般的日本人，为什么要让我继续留在人间？难道是我背负爱情的十字架，直至生命的暮年？上帝啊，上帝啊，什么刑罚比这更凶残？上帝啊，上帝啊，什么刑罚比这更凶残！  
(下转8版)